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466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儿时的味道

□南京 李华

景色秀丽的云南,一直是我们两口子神往的地方。接到表弟的邀请之后,我们欣然而行。因为工作的关系,表弟对云南的地形地貌、风土人情了然于心。他给我们制定了一个10天的游玩计划,能够大致游览完云南的中部和西北部的景色。

飞到保山之后,租了一辆车,我们当天就赶到了腾冲的和顺古镇。傍晚在一家百年老店里,品尝了当地的特色美食菌菇鸡汤。其中有十几味山上野生的菌菇,配以散养的跑山鸡,煨炖三小时以上,浓郁的香气飘满了院落、走廊和包间。许是有些饿了,我迫不及待地舀了一小勺入口,一时浓郁的香味充满味蕾,醇厚不腻、回甘无穷,也没顾得上有一点点烫嘴,忙吞咽下去,说不出任何的话,只是频频点头。我和夫人相视一笑,又低下头去竟相喝起汤来,像极了儿时贪吃的模样。

自腾冲开始,我们一路向北,刻意避开高速而选择国道,开始了视觉和味觉的饕餮盛宴。在亚洲第一大榕树下,品尝了不知名却有着别样甘甜味的水果;在中国第一大咖啡园里,喝下了一杯醇香苦甘的咖啡。到达怒江州泸水市,已是华灯初上之时,我们在美食一条街上的第一家网红店吃特色手抓饭。食材丰富且具民族特色,香气四溢,让人垂涎欲滴、食指大动,隐隐间还有儿时吃过的蛋炒饭、猪油拌饭的绝美味道。

离开怒江州向东折转,路窄险峻,海拔逐渐升高,气温逐渐下降。不时能见到山坡上吃草的牛羊群,偶尔也能在道路上遇见它们悠然而行,占据了整个道路,过往车辆只好停下等待。那是它们的世界,嫩绿的青草和甘冽的泉水是它们的全部。这时的它们,瞪得圆圆的猩红的眼眸里却满是惬意,没有谁能够打扰。我脑袋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:牧童骑在牛背上,悠闲自在地吹着竹笛,“牧童归去横牛背,短笛无腔信口吹”,我也融入这样美好的意境之中,仿佛成了骑在牛背上的牧童。

至梅里雪山下的飞来寺时,已接近晚上8点,但是天色仍然很亮,远远看到巍峨的雪山静立在眼前。我们住的房间面向雪山一

侧,第二天早晨5点多,就听到楼下街面上人声鼎沸。我急忙拉开窗帘,见到雪山已经披上雪亮的衣裳。我知道很快就要“日照金山”了,连忙喊起夫人,将窗帘完全打开。光线铺满了房间,我们披上厚厚的衣服,站到窗户前,不忘拿起手机。在一片欢呼声中,梅里雪山高达6740米的主峰“卡瓦格博”被雪覆盖的山峰,逐渐呈现出耀眼的金色光辉,山体也由冷峻的灰白变成了耀眼的淡黄色,随之整个山峰被金色的光辉所笼罩。阳光洒落雪山之巅,金色的光芒熠熠生辉,仿佛整个世界都被点亮。我被这样壮丽动人的景色迷住,心中充满无尽惊叹,只顾尽情地欣赏,竟然一时忘记了拍照,被身边的夫人提醒了,才猛然想起一定要记录下这人生难得的体验。群山连绵金光洒落,人的身心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从梅里雪山一路向南下行,进入香格里拉,下行的山路两侧,“尼西土锅鸡”的店家招牌随处可见。藏区放养的鸡,入黑陶锅炖煮,最大程度保留鸡肉原味,汤色金黄鲜香,配以菌菇和藏药材,具有滋补功效,喝一口唇齿留香,又能唤起藏在味蕾里面的儿时记忆。

我们在5A级的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走走停停,深深地伸着懒腰,每一个肺泡都贪婪地呼吸着裹杂着花香的清新空气,我和夫人都惊讶地发觉,我们能够嗅到空气中的甜味。

不知不觉间走了不少的路,带着的两瓶水也已喝光。几十米之外就能看到打出的鲜奶广告牌。我和夫人赶了过去,见是一个藏族姑娘在卖热的牦牛奶。我们买了两杯,端在手上还有一些温热,正好可以暖暖被湖风吹冷的手。奶煮得很热,我们从杯口轻轻喝了一点,一股浓郁的奶香味立即裹满了味蕾,浓厚香甜。忍不住又吸了一口下去,香香的、热热的,一丝暖意立即浸满全身。夫人感叹地说:“这就是小时候吃的大白兔奶糖的味道呀。”是的,就是记忆深处久藏的美好,我赞许地点头,拿出手机,把这一刻的美妙分享了出去。

在云南的几天时间,是一场大自然和美食的美丽邂逅,是一场生理和心理的美好体验,更是一场对儿时味道的美妙追忆。

阳光透进来,小屋亮堂堂的。有六七个孩子安静地坐在小板凳上伏桌看书,全然没注意到我这个陌生人进来。

我眼睛一热,这分明是一间书屋,是让孩子们长知识的温馨小屋,小屋的主人明白,最初的阅读体验会影响孩子们的一生。

李老师从我的表情中看出我的惊讶,她淡淡地和我说,闲着没事,和孩子打了一辈子交道,老了还是舍不得离开孩子们。有时看孩子们放学回来,家长还没下班,没个着落,前街后院地游荡,就把他们招呼到这儿来看看书,养成爱读书的习惯。时间长了,左邻右舍的孩子们都知道了。家长们也放心,知道娃不会跑远。

我问李老师:“那收费吗?”

社区志愿者忙插话说:“收什么费!李老师是图个乐趣。为了办这个书屋,李老师还贴了不少钱,时不时和唐老师到书店去买各种适合孩子们看的童书。”

“哪里,哪里,你们社区不也经常送些书来,现在已有七八百本了。”李老师笑着说,眉眼间洋溢着一种自豪感。

正说着,一个家长来接孩子。一个娃娃脸、长得胖胖的男孩站起来,将书慢慢地插进书架,朝李老师夫妇挥挥手:“奶奶、爷爷,再见。”笑嘻嘻地跟着他妈妈回去了。

夜幕降临了,小屋的灯也亮起来,显得更加温馨。还有几个孩子仍沉浸在书的字里行间,陶醉着,似乎在和书中的人物进行对话,忘了回家。

我有点错怪李老师了,心里有点内疚。教了一辈子书的李老师夫妇,晚年还延续着他们心中热爱的事业。书屋虽小,却藏着一个深邃而又美丽的广阔世界。那晚,我在家翻出了女儿过去看过的林汉达编写的《上下五千年》、叶圣陶的《稻草人》、《中国古代科学家的故事》《中国神话故事》等几十本童书,准备第二天送去李老师的书屋。

风景,有时不一定在大自然,有时会在一个人的心里。

二姥

□南京 杨孔柱

5岁那年,母亲身患结核病,治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治好,在煤油灯前永远闭上了眼睛。那时我还不懂亲人去世对一个人、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,父亲和奶奶眼睛都哭红了,最伤心、最悲痛的人就是我的二姥。

二姥当时有五十多岁吧,他一下子老了许多,头发白了,腰也弯了,一句话也不说,人像呆了一样。二姥是母亲的二叔,一辈子未婚,无儿无女。母亲是个孤儿,是二姥抚养大的。母亲在二姥眼里就是亲闺女,母亲一死,二姥就觉得天塌了、地陷了,什么指望也没有了。那些天,二姥不吃不喝,整个人快倒下了。

乡邻们都劝二姥:“你还有个外孙,你不能倒下呀。”二姥一听这话,就洗了脸,刮了胡子,换上一身衣服,然后径直朝集市走去。二姥家在我们村子西面,离我们家有二里地,集市在我们家东边,大约一里路,二姥赶集,都要从我们村子路过。那天我正在外面和一帮小伙伴玩耍,有邻居告诉我:“你二姥到你家了。”我撒腿就往家里跑。二姥坐在堂屋门口,正抬头向外张望,远远看见我来了,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,看着看着,两眼突然流下了泪水。我欢天喜地跑到二姥面前,摇头晃脑地问了一句:“二姥,你怎么哭啦?”二姥连忙撩起衣袖擦了擦眼睛说:“二姥老了,眼一见到光就流泪。”随后,他轻轻吁了一口气,从兜里掏出一把炒熟了的花生和几块水果糖塞到我的衣袋里。坐了一大会,二姥就说要走了。奶奶和父亲要留二姥吃过饭再走。二姥说回家还有事,边说边摸着我的头:“过两天二姥再来看你。”

打那以后,每回逢集,二姥都要去赶集,赶集回来都要到我家来,给我带一些好吃的和小玩具。后来我有了继母,又有了小弟弟、小妹妹,再后来我也上了小学、中学。二姥赶集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,这时我也长大了、长高了,二姥看见我,眼睛也不像以前那样直直地盯着了,而是笑眯眯地把我从头看到脚,好像欣赏什么似的,显得很开心。

1972年底,年满18岁的我报名参军,来到数千里之外的秦岭山区驻训,从此远离家乡,远离二姥。我知道,二姥一定更加想念我,我也经常给二姥写信,说说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情况,叫二姥不要挂念我。二姥不识字,他每次收到信,都是请人看、请人回的。二姥说,他现在身体很好,能吃能喝、能动能干,叫我在部队好好干,不要想他。

当兵头一年每个月津贴才6块钱,第二年7块,有一次写信,我顺便在信里夹了一张5块钱的票子,二姥收到信后,兴奋地在村里走来转去,一见到人就挥舞着手里的信和票子,大声叫喊起来:“看看,俺外孙寄来的!俺外孙寄来的!”村里人都说:“你有福了!”

1977年春节,我第一次回乡探亲,第二天便想去看看二姥,父亲告诉我:“你二姥半年前去世了,当时怕耽误你工作,就没有对你讲。”我听了,埋下头,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。

再次去“到根见村”,已是三年后的盛夏。三年前春末的那场邂逅,让这个小山村成了我心头的一粒朱砂。山槐的甜香、石砌河道水流的清响、鸭鹅的闲适,还有那越过祠堂墙头的一树紫薇,它们时常在记忆里摇曳,终于又引我们回来。

今年雨水丰沛,进山的路被葱郁挤得窄了。蝉声如潮,忽远忽近地涌来。若少了这聒噪,夏日的魂魄便似缺了一角。车沿着一个长坡而下,到根见村仍蜷在山脚,像被群峰随手搁下的一只陶碗,粗朴、安稳。来时已是正午,家家炊烟袅袅,柴火锅特有的饭香混合在风中,弥漫在村子上空。

村口的槐花香早已散尽,取而代之的是炙热的阳光,晒得石板路发烫。幸而河水叮咚,鸭群依旧凫水,见人来也不惊,只歪着头打量几眼,又埋进粼粼波光里去了。水声潺潺,竟让人错觉温度降了几分。

忽然,一抹粉红撞进视线,是祠堂里的那株紫薇。它从青砖墙内斜逸而出,三百年的枝干蟠曲如龙,花却开得天真烂漫,像一捧捧胭脂色的火,烧透了半个院落。老树惯看生死,却偏在此时为我们绽出满树繁华。后来才知,它去年竟未曾开花。

“它等你们呢!”村里的大妈笑道。这话让人心头一颤。再仰头看那紫薇,忽觉它并非沉默的旁观者。祠堂锁得住门扉,却锁不住它探向天空的渴望。那些越过墙头的花枝,多像伸向岁月的手臂。

村东的古银杏亦如是。它与紫薇隔空相望三百年,如今枝头缀满青果,浓荫投下墨绿的影子。树下国旗猎猎迎风展,与蓝天、白云、黑石河床撞出鲜明的色块。风掠过时,整棵树沙沙作响,仿佛在应答主人的低语。

午后,蝉声渐哑。最后一缕炊烟早已在山风下散尽。纳凉的老人被山风哄得昏昏欲睡,终是拎起马扎回屋做梦去了。几个戴遮阳帽的村妇拎着铁桶匆匆路过,桶里野生牡蛎还沾着海腥气,忽然想起,南边的山背后就是大海,潮汐正涨落。

我们站在石砌河边,忽然贪念又起:春的柔媚、夏的炽烈都已见过,那秋日银杏披金、冬雪群山裹银的模样,又该多惊艳?到根见村的四季,原是一卷未读完的书。而最叫人惦念的,始终是那一树紫薇、一树银杏,它们站在时光里,比人更懂如何与岁月相处。

□山东威海 纪方亮

楼下风景

□南京 徐廷华

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常会引起我的注意。今年开春,我发现住我楼下退休的李老师,每天下午四点左右,会把她家楼层的电子门悄悄地拉开,用一块红砖卡住,不让门自动关闭。不一会,几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背着书包,像约好似的进入李老师的家里。可里面安静极了,不闻嘻嘻哈哈的笑闹声,也无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传出。我心想,莫非李老师又重操多年前的家教旧业?因为前阵子,她上高中的孙女儿心动了大手术,花费不少,老两口常住儿子家里跑。

李老师夫妇都是教师,都快进入耄耋之年。她老伴唐老师以前在一所中学教书,她自己则在离小区不远的一所小学任教,唐老师比较清瘦,几年前动过结肠癌手术,之后接连几次化疗,身体一直没恢复过来。有时老两口从菜市场回来,李老师挽着老伴的胳膊,慢腾腾地走。我每每碰到,会和他们点头打招呼,间或瞟一眼李老师塑料袋里拎的果蔬,大都是新上市的时鲜菜,很少见到他们买鱼虾肉类,生活还是挺节俭的。

有一天,社区的志愿者骑车停在我家楼下,从车子的后架拎下一捆书。刚好我从外面回来,因和那志愿者熟悉,就聊起来,问她来小区什么事,她说社区募集来的一些书送给李老师。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她看我发愣的样子,说:“走,一道进去看看。”我家和李老师家是楼上楼下,本来就熟悉,心里也想探个究竟,便随志愿者一道进去。

进门后,我吃了一惊,原本两居室的屋子,李老师不知什么时候特地腾出了一间,改造了一下。这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,中间放着两张方桌拼成的长条木桌,桌的四周棱角用柔软的海绵包裹着,被透明胶带粘得牢牢的,想必是怕孩子不小心磕碰受伤。地上铺着色彩斑斓的海绵垫,软软的。沿墙四周打了一米高的书架,上面一排排竖放着各种童书,平放着一册册绘本,书香浓郁,绚丽纷呈。进门处摆着几张塑料矮凳,拉开窗帘,